黄磊：下辈子我还会遇到你吗

“不会演戏的厨子不是好老师”是黄磊在拍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二季时，大家对他形象的精辟概括。银屏里黄磊细心体贴，是个搞笑的全能暖爸。多多在他的细心呵护下，也逐渐长成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女孩，就像黄磊说的：“家庭是一门艺术，我要使之分外精彩。”从黄磊的文字里，我们可以看出他和妻女确实过得快乐且精彩。

黄磊幸福快乐的一家

在我们青春年少时，常常会有一些东西不经意就触动了我们的感情，于是我们会借题发挥，写在日记里，作成一首诗，画成一张画，谱写一首曲，最后化作一行泪，就算这些都没做，那也会用心记住，将来再添油加醋地变成回忆和谈资。如今我们很少会这样，借口是太忙顾不上，或者是岁数大了少肉麻。我们不想表达，也不愿不敢不期待表达，不是因为我们长大成熟了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以前少年时的那个人，我们不是长大了，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有一年，中秋节的第二天，我们去Shotover河体验喷水推进艇带来的刺激，在湍流中我们360°地旋转着，激起的浪花拍打在我们兴奋的脸上，我们再度惊声尖叫起来。晚间到皇后镇一家酒吧听现场版的爵士乐演奏，喝下几杯鸡尾酒壮了胆量的我居然还跑上台抱起吉他唱了两首歌，唱完全体起立鼓掌，当然客人只有我们这一桌。

次日清晨，我们再次匆匆起程，告别皇后镇前往新西兰的温泉胜地罗托鲁瓦。中午时分我们到了一家世界排名前十位的温泉度假村，大伙儿宽衣解带泡进了水中，还享受了当地特色的水疗按摩，之后我们又去参观了毛利村。

毛利村是当地毛利人的居住地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，比如居于村中的地热温泉就是他们煮饭烧菜的地方，而村中的小孩子也都在脸上画着毛利人特有的彩色图案。陪同我们的是一位金发美女，一看就像是欧洲人，一聊天果不其然她来自荷兰，她说十一年前她从荷兰来到新西兰旅行，到了罗托鲁瓦就爱上了这里，于是定居了下来，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她爱上了一个毛利族青年，并且二人结成了夫妻。我们听了之后感叹这外国人真是自由。她又解释说她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她丈夫，只是因为她爱新西兰。

我也爱新西兰，可我即将离去，真是羡慕这些有勇气不断改变固有的生活，尝试新鲜的人，我恐怕是永远也做不到了。

日近黄昏，我们驱车前往这次旅行中的最后一间庄园式酒店——树顶屋（Tree tops Lodge & Estate）。

到达时，天也快黑了，这座庄园很特别，只有四间客房和大堂餐厅在一起，另外还有些小独栋，但也不多。酒店属于私人，基本不对外开放，或者说基本不以赢利为目的，主要是招待朋友。这里名为树顶屋，可谓名副其实，近两千英亩的山丘森林和草场都属于庄园主，而酒店就在整座庄园的一座山顶之上，四周全是茂盛的植被，酒店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全是原始森林，从来不曾被砍伐破坏过。所以今晚我们是住在原始森林中。

晚餐是牛排和鱼，还有丰富的前菜，红酒更是了得，这里特意招待我们两瓶价格不菲、年份颇长，并且已经停产绝种喝一瓶少一瓶的红酒。我爱喝酒，可我对红酒的研究不深，主要还是因为好红酒太昂贵了，自己花钱买上万一瓶的酒我可舍不得，这样的酒只有富豪与暴发户才会买得起。但对于酒好不好喝我的嘴还是蛮灵的，这次喝到的真是上品佳酿，未入口先就闻到了浓郁的酒香，入口就更顺畅，甜度与酸度都刚刚好，色泽与浓度，葡萄香与窖香都堪称完美。在这装修的充满田园氛围的庄园中，守着壁炉和烛光，再喝上一口如此诱人的美酒，还有那光影中一直守在我身边的妻子，我满足极了。

餐后，大伙儿聚在我们四间客房单独拥有的一间小起居厅中聊天，继续喝酒，壁炉中的木柴不时会爆裂出几颗火星。我们仿佛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时何地。

新西兰是个环保的国家，也是禁烟的，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让抽烟，我喝了酒就拿起烟走到户外去抽，一打开门，我竟愣住了。房间里正播放着轻柔的曲调，我站在门外，听着身后的音乐，听着那溪水声、鸟鸣声、风声、落叶声，再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完全呆在了那儿。

是一轮明月，那月就在几棵树梢的中间，远远地与我对望着，月光毫无保留地泻在我面前的草地和我身上，我仰起头望着它，它似乎也在悄悄地回应着我。月光，洁白如雪，又泛着透明的银色，如此温柔，如此多情。我站在那里，就这样呆望着它，好像我的一生都在这月光下过完了。一阵风轻轻吹起，月旁的树影随风轻唱，唱的都是我曾经熟悉的那些歌。

忽然想起中秋节那天妻子对我说的话，她说：“下辈子我还会遇见你吗？”那天她落了泪。此刻我的眼角也润湿了，不知是酒、是月亮，还是妻子的那句话起了作用，反正我呆站在那里，回到了我的少年时代。

黄磊《我的肩膀，她们的翅膀》

林徽因笔下的“蜘蛛和梅花”

从她的出生到去世，关于林徽因的一切，人们津津乐道，其中有真实的经历，也有花边新闻般的野史传闻。生得好，长得好，嫁得好，学得好，爱得好——如此一才貌俱佳的江南女子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，用一生书写了让人感慨万千的传奇。身为“民国一代才女”，她的文学作品，却不如她的爱情那样广为人知。今年是林徽因诞辰110周年，我们选取了她作品中一篇温婉的短篇《蜘蛛和梅花》，展示一个人格独立、性情温婉、精致典雅的精神世界。

真的就是那么两根蛛丝，由门框边轻轻地牵到一枝梅花上。就是那么两根细丝，迎着太阳光亮……再多了，那还像样么？一个摩登家庭如何能容蛛网在光天白日里作怪，管它有多美丽，多玄妙，多细致，够你对着它联想到一切自然造物的神工和不可思议处；这两根丝本来就该使人脸红，且在冬天够多特别！可是亮亮的，细细的，倒有点像银，也有点像玻璃制的细丝，委实不算讨厌，尤其是它们那么洒脱风雅，偏偏那样有意无意地斜着搭在梅花的枝梢上。

你向着那丝看，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，窗明几净，每朵含苞的，开透的，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，情绪不禁迷茫缥缈地充溢心胸，在那刹那的时间中振荡。同蛛丝一样的细弱，和不必需，思想开始抛引出去：由过去牵到将来，意识的，非意识的，由门框梅花牵出宇宙，浮云沧波踪迹不定。是人性、艺术，还是哲学，你也无暇计较，你不能制止你情绪的充溢，思想的驰骋，蛛丝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！

好比你是蜘蛛，你的周围也有你自织的蛛网，细致地牵引着天地，不怕多少次风雨来吹断它，你不会停止了这生命上基本的活动。此刻“一枝斜好，幽香不知甚处，”……

拿梅花来说吧，一串串丹红的结蕊缀在秀劲的傲骨上，最可爱，最可赏，等半绽将开地错落在老枝上时，你便会心跳！梅花最怕开；开了便没话说。索性残了，沁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能成了一种温存的凄清。

记起了，也就是说到梅花、玉兰。初是有个朋友说起初恋时玉兰刚开完，天气每天的暖，住在湖旁，每夜跑到湖边林子里走路，又静坐幽僻石上看隔岸灯火，感到好像只有如此虔诚地孤对一片泓碧寒星远市，才能把心里情绪抓紧了，放在最可靠最纯净的一撮思想里，始不至亵渎了或是惊着那“寤寐思服”的人儿。那是极年轻的男子初恋的情景——对象渺茫高远，反而近求“自我的”郁结深浅——他问起少女的情绪。

就在这里，忽记起梅花。一枝两枝，老枝细枝，横着，虬着，描着影子，喷着细香；太阳淡淡金色地铺在地板上；四壁琳琅，书架上的书和书签都像在发出言语；墙上小对联记不得是谁的集句；中条是东坡的诗。你敛住气，简直不敢喘息，踮起脚，细小的身形嵌在书房中间，看残照当窗，花影摇曳，你像失落了什么，有点迷惘。又像“怪东风着意相寻”，有点儿没主意！浪漫，极端的浪漫。“飞花满地谁为扫？”你问，情绪风似的吹动，卷过，停留在惜花上面。再回头看看，花依旧嫣然不语。“如此娉婷，谁人解看花意，”你更沉默，几乎热情地感到花的寂寞，开始怜花，把同情统统诗意地交给了花心！

这不是初恋，是未恋，正自觉“解看花意”的时代。情绪的不同，不只是男子和女子有分别，东方和西方也甚有差异。情绪即使根本相同，情绪的象征，情绪所寄托，所栖止的事物却常常不同。水和星子同西方情绪的联系，早就成了习惯。一颗星子在蓝天里闪，一流冷涧倾泻一片幽愁的平静，便激起他们诗情的波涌，心里甜蜜地，热情地便唱着由那些鹅羽的笔锋散下来的“她的眼如同星子在暮天里闪”，或是“明丽如同单独的那颗星，照着晚来的天”，或“多少次了，在一流碧水旁边，忧愁倚下她低垂的脸”。

惜花，解花太东方，亲昵自然，含着人性的细致是东方传统的情绪。

此外年龄还有尺寸，一样是愁，却跃跃似喜，十六岁时的，微风零乱，不颓废，不空虚，踮着理想的脚充满希望，东方和西方却一样。人老了脉脉烟雨，愁吟或牢骚多折损诗的活泼。大家如香山，稼轩，东坡，放翁的白发华发，很少不梗在诗里，至少是令人不快。话说远了，刚说是惜花，东方老少都免不了这嗜好，这倒不论老的雪鬓曳杖，深闺里也就攒眉千度。

最叫人惜的花是海棠一类的“春红”，那样娇嫩明艳，开过了残红满地，太招惹同情和伤感。但在西方即使也有我们同样的花，也还缺乏我们的廊庑庭院。有了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才有一种庭院里特有的情绪。如果李易安的“斜风细雨”底下不是“重门须闭”，也就不“萧条”得那样深沉可爱；李后主的“终日谁来”也一样的别有寂寞滋味。看花更需庭院，深深锁在里面认识，不时还得有轩窗栏杆，给你一点凭藉，虽然也用不着十二栏杆倚遍，那么慵弱无聊。

当然旧诗里伤愁太多；一首诗竟像一张美的证券，可以照着市价去兑现！所以庭花，乱红，黄昏，寂寞太滥，诗常失却诚实。

西洋诗，恋爱总站在前头，或是“忘掉”，或是“记起”，月是为爱，花也是为爱，只使全是真情，也未尝不太腻味。就以两边好的来讲；拿他们的月光同我们的月色比，似乎是月色滋味深长得多。花更不用说了；我们的花“不是预备采下缀成花球，或花冠献给恋人的”，却是一树一树绰约的，个性的，自己立在情人的地位上接受恋歌的。

所以未恋时的对象最自然的是花，不是因为花而起的感慨——十六岁时无所谓感慨——仅是刚说过的自觉解花的情绪，寄托在那清丽无语的上边，你心折它绝韵孤高，你为花动了感情，实说你同花恋爱，也未尝不可——那惊讶狂喜也不减于初恋。还有那凝望，那沉思……一根蛛丝！记忆也同一根蛛丝，搭在梅花上就由梅花枝上牵引出去，虽未织成密网，这诗意的前后，也就是相隔十几年的情绪的联络。

午后的阳光仍然斜照，庭院阒然，离离疏影，房里窗棂和梅花依然伴和成为图案，两根蛛丝在冬天还可算为奇迹，你看它，真有点像银，也有点像玻璃，偏偏那么斜挂在梅花的枝梢上。

林徽因《可惜不是你》